

# 贵州最高处

汪一洋

应编辑约稿，我想起两年前受贵州省作协的邀约，参加作家代表团去毕节采风的感受。那一趟的震撼感受，就是家乡贵州的沧桑巨变。

之前还有过这样的感叹，大概是在2019年9月回贵州时，我去到贵阳观山湖区的金融街，当真是高楼林立。恍然感觉到了东京的银座，或是北京的国贸，我转来转去，竟然在水泥森林中迷了路。

但是，那毕竟是在贵阳，是省会。在贵州的大山深处，那些褶皱处，那些生活在夹缝中的人，当真能够摆脱贫困，奔向富裕生活？尤其是那次采风的目的地：毕节的纳雍、赫章，曾经都是全省最为偏远贫穷之地。

当时到了纳雍和赫章，参观了中营村、山英村等村寨。每个村皆道路平坦，房屋齐整，雅洁喜人。外地作家也许不大清楚，作为贵州人，我很清楚贵州乡村的道路状况。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，我还是电视台的一名记者，为了走访几个深山里的儿童，在下过雨后又湿又滑的泥巴路上跋涉了两三个小时，脚上的一双皮靴竟然当场走脱了底，弄得我尴尬异常。同行的学校校长也非常过意不去，连连道歉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可是，黔道更难！此番对照，当真是发生了

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这几个村因地制宜，根据各地的情况发展各种特色产业。我尤其喜欢山英村的玫瑰园，一进村子，清幽的玫瑰香一阵阵扑鼻而来，若有还无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。玫瑰花制成了纯天然玫瑰水、玫瑰露等产品。我们几个女作家喷了一点玫瑰水在手腕后，不料有一个女作家当场质疑，这玫瑰水太淡了，根本闻不到玫瑰味儿，不似外面卖的玫瑰水那般浓烈。工作人员解释说，这的确就是纯天然的玫瑰水，没有添加任何化学成分，更没有加水。女作家说，那就是你们的工艺有问题！离开玫瑰园后，我们又去到太别的村寨，转悠了几个小时，女作家突然惊呼，这玫瑰水初闻的确偏淡，可是，几个小时过去，却余香未了，而且还更好闻了！其他的玫瑰水，初喷上去香味浓郁，可很快便消失无踪。女作家恍然大悟，原来，这才是真正纯天然的玫瑰水。后来，女作家不惜绕路折回玫瑰园，买了好多玫瑰水寄回北京。我不禁莞尔。的确，贵州的好，贵州的美，就如同这纯天然的玫瑰水，质朴真实，淡雅清幽，需得细细品味，方解其中妙处。

后来又去了乌蒙山韭菜坪。到了山脚下，坐着缆车往上走，

但见绿色的山坡上，一群群小马、小羊正三五成群，在草地间惬意地吃草、徜徉，纵是山势险峻亦不惧，爬上窜下，煞是喜人。到了山顶，下了缆车，但见一大片一大片紫色的花，成片地蔓延开去，营造出一个如梦如幻的童话世界，令人几乎惊呼出声。原来，这就是韭菜花！原来，韭菜花的颜色竟然是最为浪漫的紫色！

我徜徉在这成片的紫色梦幻里，不知不觉，竟然掉了队。同行的作家们都不见踪影。面前的两条道，也不知该选哪一条。索性停下来，静下心来，独自享用眼前这美景。有人说，贵州山太多，推门是山，推窗也是山，大山的阻隔造成了眼界、心胸的局限。然而，站在韭菜坪往远处望去，漫山遍野的紫色梦幻韭菜花，无边无际，蔓延开去，紫色的尽头是延绵的群山，当地人称为“万峰林”，山在脚下，云在脚下，真是“万峰藏云下，人在云上行”。再往远处看，山与云、与天空连在一起，广阔无垠，无遮无拦。

有两个小伙子走过来，是当地宣传部的，见我掉了队，回头来寻我。我有些歉然：一个人拖了大家的后腿。急着要走，小伙子却说，别急，我给你拍张照吧，这里是贵州的最高处。闻听

此言，我心中一震。这才注意到路边的一块木制指示牌，上书：阿西里西韭菜坪，2778m。见到“阿西里西”这几个字，那熟悉的旋律便在心里回荡：“阿西里西，丘杜者那的丘杜者……”这是童年时便耳熟能详的旋律，虽不解其意，却是朗朗上口，谙熟于心。原来，这便是毕节彝族的歌曲，“阿西里西”是彝族语言，意思是“我们的好朋友”。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，便正是贵州的最高处。

我站在乌蒙山韭菜坪，站在贵州的最高处，望着眼前诡谲奇妙的景致，这当真是此前从未见过的风景。不禁想，人生果然精彩无限，就如贵州，总有自己未能穷尽的风景。

2002年，我提了一口小皮箱离开贵州。是一种决绝的姿态。2012年，当得知贵州正大力发展时，远在大洋彼岸的我兴奋不已。此后，我的生活重心和工作重心皆从美国移回中国，的的确确，是受到了贵州的感召。

留在贵州本土的贵州人，用自己的努力实实在在建设贵州，改变贵州，做出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，旧貌换新颜。

是的，贵州变了。如今的贵州变成了我理想的样子，我所期待的样子。

## 迟桂花

卢惠龙

迟桂花，我喜欢这“迟”字。它给我别样的意味。

郁达夫毕竟是少有的，透亮的才子，《迟桂花》又是他晚期的作品，意蕴真实了，表达纯粹了。他写道：“桂花开得越迟越好，因为开得迟，所以经得日子久。”

《迟桂花》其实就是写老郁与朋友翁则生妹妹莲儿，一个“迟暮”美人的一段“如做梦似”的温馨交往。

深秋时节，老郁去参加翁则生的婚礼来到翁家山。莲儿离婚后回家独居。在婚礼筹备中，翁则生怕妹妹触景生情，山居第三日，让妹妹带老郁去游五云山。一路上，桂花悄然开放，香满空山。老郁看着莲儿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觉着这身边莲儿可爱、可近。

“桂”，古称木犀，是月亮的别称。传说月亮上有桂花树，称“桂魄”。柳永《望海潮》云：“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。郁达

夫借桂喻人，莲儿就好在“迟”。他喜欢迟桂花，在“迟”中荡漾。以为别的花在争奇斗艳时，它没有加入，那些花太俗艳，早开早谢。十月深秋，空气丝丝寒意，其他花凋谢了。没冷几日，忽又如初夏般温热，桂花悄然开放，久久散发着芬芳，这就构成了一种清雅。郁达夫写道：“桂花称作花，实在有些琐碎，然而细看之下，瓣型则很好，都是梅仙一类。桂花称作雨，桂雨，则很妥帖。风中桂树下站立，桂子如雨落，恍惚而不湿秋衣。”看看，这就是他的独到，纯净，迟桂花愈晚，愈纯，愈香，愈浓。

通常说，日落之后，天黑之前，是一天中最美的时段。这就是“迟”的妙处、韵味。迟与早，蕴含着不同的人对生活、美学的理解差异。

迟到，是一个不衰的话题。再早的就不说了，歌曲《迟

到》，曾经很风行，以后，青峰写了一首《迟到千年》，黄翊和王菲合唱过《迟到的爱》，都是涉及爱情的。既有表达因为迟到，错失良机，心就留在黄昏，再也无法进入夜晚；也有因为迟到，造成两人难以消除的芥蒂；还有迟到者幻想如何将光阴转到定点，此刻不再走远。

这些情感诉求，很真实，很感人，其中不乏伤感。比起《迟桂花》所传递出来的底蕴来，就显得过于狭窄了。

《迟桂花》里，老郁与莲儿的情感是宽阔的，豁亮的。自然，郁达夫明白，罩着过去的阴影，就永远走不到阳光下去，如果有令人着魔的神韵，就值得享受、珍惜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与莲儿之间不是掠夺，不是沉溺，他们心窍玲珑，心地细腻，他们珍视、收藏的是美好，他们通透、低徊并陶醉着。因而彼此创造

着，且具有某种超然。我以为郁达夫有了这种底气，《迟桂花》的文字才可能处于不急不浮的恒温状态，这正是作品历久不衰的秘诀。

放下《迟桂花》小说许多年头了，我还记得小说带给我的平静心境：淡淡的花香，月光下的交谈，莲儿初次见面时双颊泛起的微红，杭州近郊山区里的静谧，山林中的虫鸣鸟叫，夕阳下两人的牵手，还有，那干净的，潮湿的空气的味道……最让人铭记不忘的是小说结尾，老郁离开翁家山回上海，在火车站，汽笛鸣叫时，他一只手捏了则生，一只手捏了莲儿，对他们说：“则生！莲！再见，再见！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！”

这是一种不柴不燥，不圆滑的气度。我欣赏《迟桂花》，犹如欣赏《哈姆雷特》，并不问莎士比亚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一样。

## 飞瀑之下

林翠珍

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曾无数次在李白的名句中，想象着瀑布。然而，长期生活在沿海地区，还真的难以感受瀑布。这次，几个朋友一拍即合，决定去贵州游玩，怀着满满的期待，我们出发了。

最先看到的是小七孔景区的翠谷瀑布。说实话，乍一看，我心中有些许失望：这瀑布没有“飞流直下”，气势也不足。但细看，翠谷瀑布清秀耐看，极富层次感。它从半山腰的岩石缝里喷涌而出，顺着山势蜿蜒穿梭。沿途的树木和荆棘，把瀑布分成多条水流，纵横交叉，哗啦啦地往下奔淌，雪白的水流与苍翠的树木相映成趣，流水潺潺与鸟鸣声声相互呼应，这不是一幅唯美的画卷吗？一条条水流如同一群仙女，欢笑着冲下来，不待站稳脚，就嬉闹着奔流到远方。而瀑布下的潭子清澈见底，鱼儿们欢快地畅游其间，不受游客的丝毫影响。

每一道瀑布，即使未合乎我们

的期待，它也有着独一无二、不可取代的美。我释怀了对瀑布的古板印象。于是，我又遇到了拉雅瀑布。走到山岩下，脸上就感到一阵清凉润，原来是瀑布飘洒的水汽。我们仰起脸，张开双臂，欣然接受水汽的滋润，顷刻间，所有的疲惫都被消解了。清风闲适，山林葱郁，飞鸟自由，瀑布奔腾……如诗如画的美景，就在眼前，丰富着我们的视野，滋养着我们的的心灵，我还怎敢抱怨？飞瀑之下，刹那间，我是如此虔诚地感恩，感恩大自然的馈赠！

旅程中惊喜不断。如果说翠谷和拉雅瀑布如同一首小诗，让我初识瀑布之风韵，那么，黄果树大瀑布则如压轴出场的鸿篇巨制，直叫人惊心动魄。

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了很久，不见瀑布，先闻其声，如千人的击鼓，似万马奔腾！哗哗哗，哗哗哗，如果只是听，会让人联想到，这巨响是从天上来的吧？好像天界众仙在演奏一场非同凡响的交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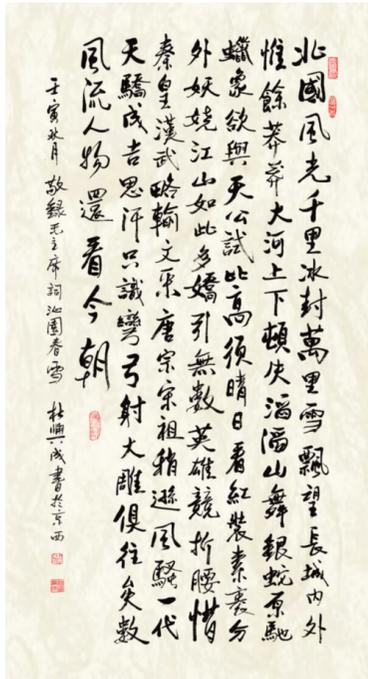
乐。渐行渐近，终于看到了！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——从断崖的最高处，如同咆哮的猛龙，黄果树瀑布凌空飞奔而下，汹涌澎湃的水径直扑下来，声势浩大磅礴，那宽阔的水帘，宛如一堵有形或无形的气墙，又酷似一幅巨大的白布。我们走到距瀑布最近的观瀑台，抬头看，仿佛天边破了个洞，汪洋大海一齐奔流下来了！真可谓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。细看，水拍击石，一条条水柱猛地跌落下来，迸发出千万朵银花腾空而起，溅玉抛珠一般。

我惊呆了，凝视着这伟大的奇观，一时间找不到语言来形容，不由得感慨：瀑布从何处而起、奔涌到何处而终？多少人曾为它驻足，多少人曾为它惊叹，多少人曾用相机快门定格它的壮丽！而它日夜不息、分秒不停地奔腾，不论世人如何赞颂，也从不作片刻的停留，像极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流淌的生命。岁月匆匆，人生短暂。然而，

正如瀑布于险峻处创造出辉煌，只要我们珍惜时光，励志进取，生命也能在磨砺中显露光芒。

可我又想，瀑布从它成为瀑布的那一刻起，就在后浪推前浪、无休无止地奔腾，未免也太寂寞枯燥了。正当此时，一缕灿烂的阳光，照射在瀑布蒙蒙的水汽中，一道又大又长的绚丽彩虹出现了！接着，又出现第二道绚烂的双彩虹，为瀑布与山石架起了一座“大桥”。飞瀑之下，我睁大了眼睛看，任由雾气打湿头发，心里无限感动：谁说瀑布单调乏味？它既有壮志豪情，也诗意盎然，它在激流勇进中，为我们展示出一道道宁静而梦幻的彩虹，这是瀑布的温柔。

大自然藏着亘古不灭的智慧，瀑布更如此，它奔腾不语，却给予人们多少精神激励。飞瀑之下，我反复思索着，忽然觉得人生当如瀑布，不论何时，不论处于怎样的环境，都要永葆那一份初心和勇气。



杜兴成

## 寒露

### 把酒话桑麻，齐来就菊花

舒畅

明天就是寒露，寒露会让我们告别“已凉天气未寒时”，渐渐逼近属于冬天的寒冷。

寒露前两天相聚朋友家，在高楼顶层的90度落地窗边看晚霞。太阳就像个急着下班的打工仔，从半边隐入山巅到完全落下，似乎只在短短几分钟里。经历了漫长的九月，朋友们已经太久没有体会相聚的欢乐，更何况这相聚以面向观山湖、于隐隐飞桥和重重青山上演的日落大片为开端。没有任何线上交流能取代近在眼前的人、推杯换盏的酒、无所顾忌的话题和活灵活现的表达。夜深时在屋外告别，举头望见山边明月，主人说要降温了。

寒露未到之前，重阳节登场得格外浓墨重彩——因为疫情防控无法出行的贵阳人，已经错过了一个月的大好秋色，再不想继续与任何登高望远、亲近自然、亲朋欢聚的机会失之交臂。那天我应邀去森林公园的煎茶茶馆喝茶，茶馆深藏在山顶的一片松林和竹叶之间，之前每次过去都少有人至，清幽无比。但这个重阳节的它一反常态——我们还在山脚就陷入了堵塞的车流里，山路沿途已经停满了车，每一寸草地和每一棵树下都摆放着野餐、扎好了帐篷、坐稳了人。树林和阳光虽美，密集的人群也似乎有点不够分。然而毕竟是值得高兴的，当亲临过空寂的城市封闭的生活，就会渴望这样的复苏感，如同在秋日深处重逢春天。

我亦珍惜这解封之后能够自由出入的每一天。临近寒露，我还去了红枫湖边的网红民宿里查里诺。湖光山色间的里查里诺，每个角度和每个时刻所见都是美的。

上一次来是处暑，在凉爽的湖风中跟炎夏告别；这一次已近寒露，无法在室外的水边惬意晚餐。两次之间，隔着整个九月。这样“首尾呼应”地玩耍也是有趣的，就把一个月来贵阳捱下的暂停键当作说话时的一次磕巴，重复一下，生活继续。

让我意外的是，里查里诺并未因为静态管理而失去生机，有人在这天然美景中休养加创作，度过了整个九月，至今欲罢不能；哪怕尚无外地游客，解封后的贵阳人也凭借一己之力，已然撑起了这个网红民宿的人气。除了美景和美食，离开时还有大彩蛋——爱花草爱生活的老板娘让我们开车跟随她的座驾，轻车熟路跑到林子边采野花。把一大捧红籽带回家，修枝插瓶，装点日常，真是最自然生动的家居“软装”。和山水野趣的厮守，再不想戛然而止，就希望余音绕梁。

古人所观察到的寒露的物候，既有鸿雁南迁，也有菊露芳华。我上心的是中国文化里的“鸿雁”所象征的另一层意思——书信。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，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”已经很久没收到过信，但这两天我真的动手写信了。我发现那些日常、琐碎却又朴素的笔端讲述，对于非常时期一颗困顿焦虑的心来说，着实有着很好的疗愈功能。问题只在于，能够无所顾忌地诉说、事无巨细地絮叨、还愿意不怕麻烦地回信的人，其实很少。于是很快也就作罢。至于菊花，嘴边最顺口的诗句就是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相隔千里，朋友间真实的相聚，依旧是美好和值得期待的事。

## 余光中的文化坚守

王昭言

提到余光中，最为人熟知的想必是《乡愁》一诗。诗中借邮票、船票、坟墓、海峡这些实物，在空间上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；同时通过“小时候”“长大后”“后来啊”“而现在”这几个概括人的一生，从个体时间上把乡愁的绵长表现出来。

余光中（1928—2017），祖籍福建泉州永春，出生在南京，在重庆和南京读小学、中学，中英文俱优，先后在南京、厦门、台北的大学读外文系，对中西方文化有着深厚的认识。

1951年5月，余光中写的《诗序》将济慈和雪莱称为“表哥”，还自称是“晚生的浪漫诗人”，可以看出余光中倾心于美国浪漫主义创作风格，而对于诗人，他特别仰慕济慈。余光中虽然仰慕，但不盲从。余光中虽然在1953年写《吊济慈》，其中称呼济慈为“天才”，但是在1951年的端午节，他发表《淡水河边吊屈原》，称颂屈原人格“洁白”，有傲骨，是能感动千古的志士。李元洛在《花开时节又逢君——余光中印象记》一文中，指出余光中在1976年6月还写过《诗魂在南方》，其中提到“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”。与此同时，根据李元洛、黄维樾著《壮丽余光中》一书中记载，2005年，湖南省岳阳市举办端午节祭屈原盛典中，余光中赴会

并主持，余光中朗诵《汨罗江神》一诗。可见，在余光中一生中，相比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，余光中对中国的浪漫主义传统诗歌的源头屈原更加倾心。

作为诗人的余光中对浪漫主义的诗文传统青睐有加，上文所述，他更倾心于中国的浪漫诗文传统。对此，可以进一步挖掘，余光中始终对中国文学保持着赞美与称颂，余光中的诗中吟咏着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、李清照等文人。例如在其《隔水观音集》中有《寻李白》一诗。另外，2018年出版的《从杜甫到达利》一书中收录《诗史与史诗》一文中指出杜甫有“诗史”的美誉，但余光中称杜甫写的诗文也堪称“史诗”，即所谓“诗史创造了史诗”。

此外，还可以从余光中的诗集名来看，有关中国文化的居多，例如《掌上的雨》就是出自唐代崔颢《行经华阴》“武帝祠前云欲散，仙人掌下雨初晴”；又如《逍遥游》，不用说都知道出自《庄子》；《举杯向天笑》出自李白《独酌清溪江石上，寄权昭夷》一诗中“举杯向天笑，天回日西照”一句；《鬼雨》出自唐代李贺《感讽五首·其三》“南山何其悲，鬼雨洒空草”；还有《紫荆赋》是汉赋这种文体为诗集名等等。从这些都可以看出余光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坚守与自信。